

粮食白酒

此人姓蒋，叫蒋什么生的，到底叫蒋什么生却很少有人知道。我们大家都叫他酒桶，我有一个同学猫头应该称他为舅舅的，有一次我看见猫头在酒桶家的窗前伸长脖子东张西望，嘴里喊着，酒桶，酒桶，外公让你今天不要喝酒，外婆说你夜里要给舅太公守丧，酒桶，你听见了吗？你不要忘啦！

此人浓眉大眼，身材也极其魁梧，除了走路时暴露出左右肩膀一高一低的缺点，他几乎可以跑到电影里扮演任何一个游击队长或侦察员的角色，而且每逢他饮酒归家时我们就看见一个像刚从电影里冲出来的人，面若鸡冠，手执一根皮鞭——这条皮鞭我们至今不知它的用途，是马鞭还是牛鞭或者是别的什么鞭子，就连酒桶自己也不知道，酒桶一边剔牙一边打嗝，走过电线杆时就对准它。啪地甩开他的皮鞭，走到公共便池那儿，酒桶总是记着顺便撒一泡尿，酒桶一边撒尿一边放声高唱：穿林海，跨雪原，我气冲霄汉……

当我们谈到老家故里，当我们说起酒桶这个人时难免会有文过饰非的地方。假如我们这样谈及酒桶，有个人肯定会愤愤地跳出来大骂一声，放屁，你们根本不知道，酒桶是个什么东西！那个人可能是幼儿园的李曼芬，也可能是杂货店的店员来娣，她们一听到别人夸奖酒桶相貌堂堂，就会忍不住地发出一迭声冷笑，有时候看见来娣那种揪心沥胆的样子，你简直害怕她会休克过去。

我们知道酒桶与李曼芬结过婚，与来娣也结过婚，还有一个女儿。那两个女人提及她们的前次婚姻就是满脸苦大仇深的表情，这样没什么意思，我们可以不去理呼她们。李曼芬也好，来娣也好，她们毕竟只是酒桶的前妻，她们现在也没有什么理由对酒桶指手划脚了。

酒桶现在的妻子是宝玲，一个香椿树街以外的人闻所未闻的贤惠女人，她的脸色看上去病恹恹的，其实什么病也没有，她的衣服袖子上总是套着两个蓝色的布袖套，还有她脚上不分晴天下雨常常穿着一双雨靴，谁都知道那是为了防止淘米水、洗菜水以及别的污水弄湿她的衣袖或鞋子。

我听猫头告诉我母亲说，宝玲从来不阻止酒桶喝酒，有一次酒桶把半瓶白酒丢在猫头家，宝玲还急匆匆赶到他家要回了那半瓶酒。我母亲说，怎么这样？看来宝玲太怕他了，猫头嘻地一笑说，怎么不怕？酒桶用皮鞭抽她嘛。

我们家与酒桶家住得不远，从来没听说酒桶用皮鞭抽过宝玲，皮鞭抽人的声音非常响亮，他要真的抽她我们怎么没听到动静？所以我怀疑猫头在吹牛，猫头就是喜欢吹牛，你没看见他当时洋洋得意的模样，好像是他用皮鞭抽过宝玲似的。

我们的香椿树街比兔子尾巴也长不了多少，冤家路窄的情况在我们这儿是很容易发生的，宝玲当初刚刚嫁来就发现街上有两个女人存心与自己闹别扭。一个是李曼芬，李曼芬领着幼儿园的孩子走过街口，多次与宝玲擦肩而过，宝玲发现那个女人嘴里唱着歌，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她看，宝玲当时就觉得那女人目光不善，走出去几步远，宝玲回头，李曼芬也回头，宝玲清晰地听见李曼芬的一声嗤笑，即使是傻瓜也能听出她的笑声里饱含着嘲讽与刻薄的意味。宝玲回家后就把李曼芬的模样描述给酒桶听，酒桶也不隐瞒什么，轻描淡写地说，就是那个骚货，我结过两次婚，你是知道的嘛，还有一个骚货呢，还有一个骚货在杂货店里卖酱油。

宝玲想躲避李曼芬还是比较容易的，她带到蒋家来的拖油瓶女儿已经上小学了，不需要去上李曼芬的幼儿园，但宝玲作为一个家庭主妇总是要去杂货店买油盐酱醋，去杂货店便要碰到来娣，来娣爱憎分明，心里的一切都摆放在脸上，光是摆放在脸上还不够，就出语伤人。宝玲每次在来娣手里买东西时来娣嘴里总是不干不净的，来娣说，有的男人猪狗不如，嫁他不如嫁一条狗，狗还会看门呢，那种男人除了会操，什么都不会！宝玲只当没听见。来娣又说，有的女人天生就是贱，是个男人就嫁了，也不睁眼看一看，枕头边上躺着个什么东西，哎呀呀，满身酒臭脚臭，从头臭到脚呀。宝玲只当没听见，她不是那种爱吵架斗嘴的女

人，她带着漠然的表情看来娣压油泵，突然伸出手指指着油泵上的刻度说，还要往上推一推，你那儿不是五百克，是四百九十克。来娣怔了一下，随即把油泵上的浮标狠狠地敲了敲，你的眼睛真厉害呀，来娣无法遏制地尖声嚷嚷起来，这么小的油泵你看得这么清楚，那么大的酒桶饭桶你怎么看不清楚？宝玲仍然不搭腔，只是在她提着油瓶走出杂货店时才回过头，轻声说了一句，狗捉老鼠，多管闲事。

就连蒋家的亲戚们也对宝玲的好脾气啧啧称道，而我认为宝玲是酒桶的忠诚的奴隶，有一天酒桶在我家门口与我父亲下棋，下了几招他就大声叫起来，宝玲，室玲，到这儿来一趟！室玲大概没听见，酒桶就捡起一块碎瓦朝自家门板上掷去，宝玲，室玲，你耳朵聋啦？宝玲风风火火地出来，一手抓着一只鞋垫，另一只手抓着把板刷，宝玲说，晚饭还没做呢，我在洗你的鞋子，洗了好几遍还有气味，酒桶瞪了宝玲一眼。说，鞋垫是垫脚的，又不能当饼干吃，洗那么干净干什么？没着酒桶朝宝玲招了招手，过来，我背上痒得厉害，来给我搔搔。

然后我们就看见宝玲羞答答地站在酒桶身后，把手伸到丈夫的蓝色工作服里面为他搔痒，搔了几下，宝玲发现观棋的人都含笑注视着她，宝玲的手便惊惶地逃了出来，炉子上还烧着水呢！宝玲这么叫了一声，人也一溜烟地逃走了。

宝玲就是这种像狸猫一样温顺木讷的女人，我觉得她是一个忠诚的奴隶，就是狸猫有时也会用爪子去抓它的主人呢，宝玲却只用她的双手煮饭洗衣，还给酒桶搔痒。我母亲有一次在街上拦住宝玲问，听说你给酒桶买酒喝？你怎么能这样？买酒的钱是小事，惯坏了他你自己吃苦呀，宝玲以应酬式的微笑回报我母亲，她嘴里不停地说，是呀，是呀，就是呀。可你能看出来她心里并不这么想，她心里不知在想些什么，我母亲忽然看见她捂着嘴背过身去，我母亲不知道她想起了什么好笑的事，她听见宝玲忽然扑哧一笑，你没听见酒桶喝醉了酒的骂人话吧？宝玲忽然捂着嘴忍着笑说，骂得可有意思呢，他骂他爹是老乌龟，骂他妈是白骨精，骂他姐姐是野鸡，骂他的领导骂得最难听了，一个是牛××，一个是猪……宝玲说到这里难以挂齿，忍不住地咯咯笑起来，我母亲看见宝玲笑得满脸绯红，一只手用力挤压着她的喉咙，她大概意识到有点失态了，就在自己的菜篮子里拎出两根大葱，异常慷慨地塞到我母亲手里，她的眼睛盯着那两根大葱，心里却不知在想些什么，我母亲最后听见她没头没脑地说，真的很有意思，真的很解气呢。

凭心而论酒桶也没有来娣她们说的那么坏，来娣以前常常当众羞辱酒桶，李曼芬以前动辄哭哭啼啼跑回娘家，酒桶就用他的鞭子对付她们，自从娶了宝玲以后，酒桶的皮鞭就成了一个摆设了。酒桶在厂里对工友们说，我其实是想抽她的，可是找不到机会，她对我百依百顺，我有什么办法？

邻居们也可以证明，在宝玲嫁给酒桶的最初三年里，酒桶没有任何粗暴的纪录。所以当我们后来听见蒋家传来的惊天动地的狂叫时，我们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不会是酒桶在打宝玲吧？不会的，酒桶不会打宝玲。人们这样匆匆地交谈着涌到蒋家，看见的就是他们所怀疑的事情，酒桶在打宝玲，酒桶向宝玲挥舞着那条皮鞭！但是他甩鞭的技艺这几年大概生疏了，怎么甩也甩不着目标，噼啪有声的鞭风使宝玲一边尖叫一边蹦蹦跳跳的，看上去像一个受惊的木偶。

宝玲尖叫着：没有粮食白酒，粮食白酒卖完了！卖完了，你这个酒鬼呀！

酒桶说，撒谎，撒你妈个X的谎，昨天柜台里还有七八瓶，今天怎么会卖完了？你阳奉阴违，你想不给我喝？我他妈才喝了三两！

宝玲仍然尖叫着，卖完了，卖完了，不信你自己去看，真的卖完了，你这个酒鬼呀！

酒桶说，嘿嘿，你也敢骂我酒鬼？酒鬼？你再骂一遍给我听听？

室玲仍然尖叫着，你是酒鬼，你就是个酒鬼呀！

酒桶这时候扔掉了不听使唤的鞭子，顺手抓起桌上那只粮食白酒的空瓶，酒桶在众目睽睽之下抓住宝玲的一绺头发，就像木匠击打樨头那样，酒桶用空酒瓶朝宝玲头上打去。窗外的邻居们惊叫起来，但惊叫无济于事，宝玲朝窗外的邻居翻了个白眼，然后就直挺挺躺下来，恰好躺在酒桶的怀里。

我猜酒桶向宝玲的身体张开双臂时酒已经醒了，酒桶抱住宝玲时酒已经醒了，他的嘴里还

在咕哝，粮食白酒没有了？还有五加皮呢，为什么不买一瓶五加皮，但我敢打赌他的酒已经醒了，我看见他的鸡冠色的红脸突然像被盖上了白纸，他朝着窗外的邻居转过脸来，大声吼道，你们怎么站在那儿看，快来帮帮我，我怎么站不住了？我才喝了三两酒呀。

出事以后酒桶的酒全部醒了，在送宝玲去医院的路上海桶曾经左右开弓掴自己的耳光，酒桶知道自己做了一件什么事，他的英俊豪迈的脸上凝结着一种痛不欲生的表情，他对昏迷着的宝玲说，我喝醉了，你知道我喝醉了，你怎么不躲一躲我的酒瓶呢？酒桶的心里充满了悔恨，但是悔恨也已无济于事，宝玲昏迷不醒，宝玲在昏迷中发出某种令人恐惧的喘息声，类似火车排放蒸气的声音，或者就像一壶水即将煮沸的声音。

宝玲在医院里仍然昏迷不醒，医生诊断是严重脑震荡。我听猫头说宝玲在医院里躺了三三天三夜才醒来，宝玲一醒酒桶就抓着她的手呜呜地哭起来，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奇怪的，酒桶也是个人，他要是无动于衷就太、太那个了。我父亲担心酒桶在宝玲的病床边会不会也喝上几口，我想酒桶要真那样就太、太不是人了。让我奇怪的是猫头对宝玲病情的新说法，他口口声声说宝玲不是普通的脑震荡，是一种人们没听说过的特殊的脑震荡。

我当然要追问猫头，她的脑震荡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呢？猫头带着狡黠的表情说，告诉你你又不信的。她的脑子像是换过了，她换了个脑子。我认为猫头又开始吹牛了，我当然不相信有什么换了脑的脑震荡。猫头见我不相信自己就急了，他指天发誓说，骗你是狗，宝玲一醒过来就换了个人似的，她张嘴就骂人呀，骂酒桶是狗鸡巴，狗鸡巴，猫头说到这儿咯咯笑了一通，捂着肚子说，狗鸡巴，这种脏话，也不知道她从哪儿听来的？

我也只不住笑了，但我很难去想像宝玲口吐脏话时会是什么样子。

她不光骂酒桶，什么人她都骂呀，猫头说，护士给她打针，她骂人家是杀人犯，她还骂我外婆是白骨精，骂我外公是老乌龟，我妈也让她骂了，骂得很难听，猫头最后悻悻地说，我操她妈的，那天我好心去给她送饭，她一见我就骂猴子鸡巴，操，一个女人张嘴就骂脏话，这算怎么会事？

如果不是我母亲去医院探访宝玲，我对所谓的特殊性脑震荡还是半信半疑的。那天我母亲带着两罐麦乳精和一筐桔子去医院，去了没多久就回来了，我看见母亲坐在门槛上大声喘气，脸色阴郁而愤怒，半天才说出话来，我跑医院去是自作自受呀，我母亲说，那个宝玲，那个宝玲她现在一张嘴就骂人，她骂我是老巫婆，她还说我给她的麦乳精结了块，说那筐桔子是削价处理的便宜货！我父亲上前安慰道，别生她的气了，宝玲的脑子肯定是出毛病了，我母亲稍稍镇静了些，过了一会儿她想起什么，说，不对，你要说她脑子出毛病也不对，她骂别人就是不骂她女儿，她女儿在旁边坐着呢，宝玲还是叫她心肝心肝的，宝玲还在给她女儿织毛衣呢，织元宝针，一上一下，一上一下，针法比谁都清楚，脑子哪像有什么病？

宝玲竟然也辱骂了我母亲，这使我们家人都有点愤怒，但我们确实难以想像宝玲恶语伤人的事实，正如我们难以想像酒桶不再喝酒一样。

让酒桶不再喝酒几乎是不可能的，但出了那件事以后酒桶收敛了许多，他每天只喝一小杯酒，一边喝一边提防着宝玲带来的女儿，他对女孩说，你可别去学那些奸细，别告诉你妈，要不你就没有煮鸡蛋吃了。

也不知道女孩最后有没有告诉宝玲，我记得宝玲出院的第一天威风凛凛地站在家门口砸酒瓶，宝玲出院后面色红润光亮，看上去白白胖胖的，我看见白白胖胖的宝玲在砸酒瓶，宝玲一边砸酒瓶一边破口大骂，酒桶，酒鬼，杂种，猪猡、狗鸡巴，我看你再敢喝酒，再喝我就剪了你的狗鸡巴塞进你的狗嘴，看你怎么喝酒！

宝玲英姿飒爽，满嘴污言秽语，在场的邻居都目瞪口呆。那天杂货店的来娣正好路过，她一直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观赏着宝玲的一举一动，但宝玲突然把愤怒而明亮的目光对准了来娣，母狗，贱货，别躲在那儿笑呀，宝玲向来娣招着手，你也嫁过这狗鸡巴，帮我来砸一个酒瓶呀。

我们知道来娣不是好惹的女人，但那天她大概是被宝玲非凡的气势制服了，她甚至没有还嘴，慌慌张张地从人群中逃走了。

大约半条香椿树街的人都聚集到蒋家门前，兴致勃勃地看宝玲砸酒瓶，偶尔会有玻璃碎片溅到街对面，有些人便怪叫着原地跳起来，也有人天生喜欢在这种事情上吹风煽火，不知

是谁跑到浴室把酒桶从热水池里拉起来了，后来我们看见酒桶一路飞跑着过来了。

酒桶当时穿着灰色棉毛衫和白色棉毛裤，脚上穿着一只拖鞋和一只皮鞋，脖子上的肥皂沫还清晰可见，远远望着酒桶时觉得他怒发冲冠，等跑近了就发现酒桶的脸上其实是一种迷茫的表情，他张大嘴巴看着宝玲，他说，我操，翻了天了，翻了天了，人们以为酒桶会再次拿起他的皮鞭，但酒桶像个木桩一样站在那儿，张大嘴巴看着宝玲，他的湿头发还在往下滴水，他的神色越来越委顿，有人居心叵测地捅了捅酒桶说，酒桶你怎么啦？酒桶很尴尬地咧嘴笑了笑，你们听她骂的那些脏话，酒桶摇着头说，肯定是我喝醉时的脏话，怎么让她学去了？一个女人骂这些脏话，多难听。

我们一直等待着酒桶作出适当的反应，后来宝玲就从一只废弃的煤炉里拎出了那瓶粮食白酒，宝玲横眉立目地举起酒瓶，说时迟那时快，酒桶一个箭步冲上去抱住宝玲，准确地说，是抱住了那瓶酒，我们终于听见了酒桶愤怒的声音：瓶里有酒，粮食白酒，那都是粮食酿出来的酒啊！

然后我便听见了邻居们快乐的笑声，还有人噼哩啪啦鼓起掌来。

作为蒋家的近邻，我们难以相信宝玲摇身一变成为悍妇的事实，但那恰恰已经是一个人人能够证实的事实了。现在我们常常在清晨或深夜听见宝玲叱骂酒桶的声音，尽管我们不想听，那些杀气腾腾的污言秽语还是呼呼地灌进你的耳朵，剔除某些不宜复述的脏话，我们可以知道宝玲把酒桶从被窝里拖出来了，我们知道宝玲不准酒桶进她的被窝，当然我们也知道了许多外人不该知道的家庭隐私。

英俊的酒桶日见憔悴，有一天他到杂货店打酒，来娣觉得很奇怪，因为以前都是宝玲来打酒的，来娣朝酒桶多着了几眼，酒桶就有点心虚，他拎着酒瓶匆匆逃出去，边跑边说，看什么看？又不是我一个人喝。

酒桶说的其实是真话，那些酒确实不是他一个人喝的。我们曾经多次隔窗看见蒋家的饭桌，桌上放着一瓶粮食白酒，桌前坐着一对面红耳赤的夫妇，一个当然是酒桶，另一个就是酒桶的妻子宝玲。他们夫妇同桌共酌的时候也是家里最安静祥和的时候。猫头有一次让我猜宝玲的酒量，我还没说什么，猫头自己大惊小怪地叫起来，八两，她能喝八两白酒呀！

黄金书屋Youth扫描校对||<http://goldbook.yeah.net/>

转载请保留，谢谢！